

元史

卷一百四十三  
之一百四十八

涵芬樓  
影印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三十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居靖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於祖常爲高祖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贈恒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爲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卽以市書十歲時見燭欹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嗟異之旣長益篤于

學蜀儒張頌講道儀真往受業其門質以疑義數十頌甚器之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爲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姦利己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宗爲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是姦臣鐵木迭兒爲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

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  
聞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  
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亡何姦臣復相左  
遷聞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姦臣旣死  
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  
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尚書丁祖母憂起爲右贊善復  
除禮部尚書尋辭歸天歷元年召爲燕王內尉仍入禮  
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稱得人陞參議中書省事  
參定親郊禮儀充讀冊祝官拜治書侍御史歷徽政副  
使遷江南行臺中丞元統元年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

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  
有疾詔特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  
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酤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  
廉訪司言孔氏訟事以事關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除  
樞密副使頃之辭職歸光州復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  
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摠  
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諡文  
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  
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  
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

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躉之祖常工於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有文集行于世嘗預修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碩儒唯祖常云

夔夔

夔夔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傳祖燕真事世祖從征有功夔夔幼隸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

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  
潔望而知其爲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辦法家  
拂士不能過之始授承直郎集賢待制遷兵部郎中轉  
祕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目改同僉  
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陞河東廉訪副使未上遷  
祕書太監陞侍儀使尋擢中書右司郎中遷集賢直學  
士轉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拜禮部尚書監羣玉內司  
夔夔正色率下國制大樂諸坊咸隸本部遇公讌衆伎  
畢陳夔夔視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肅然遷領會同館事  
尚書監羣玉內司如故尋兼經筵官復除江南行臺治



書侍御史未行留爲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陞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復陞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除浙西廉訪使復留爲大學士知經筵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夔夔嘗以聖賢格言講誦帝側裨益良多順帝卽位之後翦除權姦思更治化夔夔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禮夔夔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敷暢旨意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力陳商



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賢  
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言名畫夔夔卽取郭忠恕比干  
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  
覽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  
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  
爲君所致人君貴能爲君它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  
必憂見於色乘間則進言于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  
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  
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  
虛己以聽特賜只孫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以旌其言

夔夔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  
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  
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  
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  
藝文監諸屬官夔夔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  
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  
聞而深然之卽日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  
監存設如初就命夔夔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  
以備進講帝皆俞允時科舉旣輟夔夔從容爲帝言古  
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有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尋

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  
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實由夔  
夔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請褒  
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請爲之下詔  
夔夔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饑渴以故四方  
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  
何好君酷愛之夔夔曰世祖以儒足以政治命裕宗學  
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學生  
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  
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

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達官色慙旣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欲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夔夔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

卒寔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家貧幾無以爲  
歛帝聞爲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錢臺臣  
奏以罰布爲之代償夔夔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  
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趨金玉諡文忠兄回回字  
子淵敦默寡言嗜學能文在成宗朝宿衛擢太常寺少  
卿寺改爲院爲太常院使武宗正位以藩邸舊臣出使  
稱旨至大間調大司農卿除山南廉訪使改江南行臺  
治書侍御史遷淮西廉訪使皆有政聲再改河南廉訪  
使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太尉納璘爲郎中每格不下  
丞相怒欲出之回回察其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

爲名臣駙馬平章家奴強市人物按之無所貸英宗卽位丞相拜住首薦爲戶部尚書尋拜南臺侍御史改參議中書以議定刑書如法帝嘉納其奏泰定初廷議漕運事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授太子詹事丞改山東廉訪使未上陞翰林侍講學士遷江浙行省右丞文宗立除宣政院使上言乞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間徵輸擢中書右丞力辭還第聞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是杜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與弟夔夔皆爲時之名臣世號爲雙璧云夔夔子維山材質清劭侍禁廷起崇文監丞擢給事中遷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調崇文太監

白當

自當蒙古人也英宗時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錄囚  
大興縣有以寃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橐駝死道傍因  
舁至其家醢之置數甕中會官橐駝被盜捕索甚亟乃  
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爲寃卽以上  
御史臺臺臣以爲賊旣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  
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寃  
始白人以是服其明泰定二年扈從至上都糾言參知  
政事楊庭玉贓罪不報卽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之俾  
復任卽再上章劾庭玉竟如其言又劾奏平章政事禿



滿迭兒入怯薛之日英宗被弒必預聞其謀不省乃賜  
禿滿迭兒黃金繫腰自當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郎中書  
省委開混河自當往視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  
以成功言于朝河役乃罷會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  
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卽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員  
外有悞則罪歸於衆矣自當曰卽有罪我獨任之未幾  
帝果問成否省臣乃召自當責問之自當請自入對旣  
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  
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  
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

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賜上尊金幣遷吏部員外郎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議之自當獨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衆皆曰英宗何以加皇太后號曰太皇太后自當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遷中書客省使俄改同僉宣政院事文宗卽位除中書左司郎中有使持詔自江浙還言行省臣意若有所不服者帝怒命遣使問不敬狀將悉誅之自當言於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卽位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